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社会伦理/系/列

# 紫殇

长篇小说

我们可以轻视一座山，但是必须  
看重每一块石头，看重并且善待。  
面对生命，请加倍珍视爱情。

李世君  
著



紫色的光芒照耀之下，温暖的故事，欢乐的故事  
是否依然显得适时与适度？我们从故事进入，并且开始  
故事却最终改变了我们。为了前进，我们甚至可以后退  
但绝不是对前进的后悔：我们，青春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紫 殇

长篇小说

李世君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殇 / 李世君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  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139 - 2

I. ①紫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2738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4.75 字数: 33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KUADU  
CHANGPIAN XIAOSHUO  
WENKU



## 上卷 阴 谋

- |     |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005 | 第 一 章 | 「裁人」     |
| 026 | 第 二 章 | 「滚你的」    |
| 047 | 第 三 章 | 「阴谋」     |
| 070 | 第 四 章 | 「水疗惹的祸」  |
| 087 | 第 五 章 | 「出人命」    |
| 105 | 第 六 章 | 「千万单」    |
| 119 | 第 七 章 | 「吃出事故」   |
| 137 | 第 八 章 | 「不情愿的婚事」 |
| 161 | 第 九 章 | 「未来婆媳」   |
| 179 | 第 十 章 | 「流产」     |

## 下卷 紫 幻

- |     |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|
| 201 | 第十一章 | 「旗袍」      |
| 224 | 第十二章 | 「婚礼上的一耳光」 |
| 243 | 第十三章 | 「索吻」      |
| 259 | 第十四章 | 「情人的耻辱」   |
| 281 | 第十五章 | 「圈套」      |
| 301 | 第十六章 | 「低级礼物」    |
| 321 | 第十七章 | 「无性婚姻」    |
| 337 | 第十八章 | 「模棱两可的真相」 |
| 352 | 第十九章 | 「再见吧」     |
| 370 | 第二十章 | 「未了情」     |

有一种颜色，她是由温暖的红色和冷静的蓝色混合而成，是极佳的刺激色。她是权威、声望、深刻和精神的化身，也是胆识、勇气和魅力四射的同义词，但她又有着忧郁、沮丧和无所适从的情愫。这就是紫色。紫色一旦和殇组合在一起，就接近了悲伤和死亡。当所有的挫折扑面而来的时候，那种深度的忧伤将是一种致命的打击，一个人如此，一个辉煌的企业亦是如此。





## 上卷 阴 谋

曾经的羁旅，总使人触怀过往的岁月。在昨天，在那些铺叠满地的黄叶处，时代的脚步已经迈开，不管前方多么雨酷风狂，总是日夜兼程，踏响大地。我看到那些被今朝的雨浸润的绿，正迎着太阳，在拔节生长。



## 第一章 裁 人

在我离开上海二叔的公司，调到江浦集团的前一天，二叔跟我谈了一个晚上，他让我到江浦集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江浦公司高层，他告诉我：“到了江浦，谁和谁拉帮结派，谁和谁有矛盾，搞个清楚就行，生产经营和资金的走向不要多问，随他们怎么干去，你只要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记住，做好就行了。”

二叔说得神神乎乎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。江浦公司借的款是二叔的，安排我到江浦集团说是监督资金走向，也顺理成章，但是要我了解谁和谁拉帮结派，谁和谁有矛盾，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。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东西？我感觉二叔安排我来这里是一个阴谋，我是扮演着一个间谍的角色。盗窃江浦经济情报，还是什么？现在产品经营的透明度很高，无须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这样搞，再说二叔公司的产品和江浦的产品完全不一样。难道二叔想转产？再说江浦的产品也不是畅销产品，转产也不对。后来二叔又说了一句，不久全国的企业都要实行股份制，这将对我们的发展大有好处，我们现在就要先期做好我们的工作。二叔像是看透中国企业今后的走向似的，又说：“因此让你到那里去，你的位置很重要，你在那里扎下根，那就让我们去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吧。”二叔一笑牙齿露出很多，我不喜欢他这样笑。至于怎么个好时机，后边的话二叔就不说了。

江浦集团的生产销售一直不好，老产品卖不出去，新产品开发出来还有待一个适应市场的过程，加上欠的款收不回来，收回来的一点钱不够还贷，就这样，整整折腾了大半年，最后不得不再次向私人企业借款发工资，然而借的款发了两个月的工资，形势依然没

有好转，到了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夕，终于支撑不住，首次痛下决心开始裁人。

往年这时节，据他们说是生产正该大干快上超指标的大好月份，可是今年却死气沉沉，加上这些日子连阴天，总不见晴，常常隔三岔五还来那么几天雾霾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人的心情变得郁闷、烦躁，像是几个不孝的儿孙，常常惹得老人耷拉着一张生气的面孔，久久没有笑容。

昨天夜里又阴了，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午，才疏疏落落下了一阵小雨，天气顿时明清了许多。我后来了解到三分厂加工车间调度员顾亚洲，舒舒服服睡了一个午觉，醒来一看手表，两点半了，上班已经迟到一个小时，他不想上班了，后来想想，还得去，到那儿转一圈就回来，免得头头知道了，问顾调度怎么没来上班。他磨磨蹭蹭起了床，打着雨伞进了厂，走进车间，跺了几下脚，又仰着头“阿嚏”打了一个喷嚏。站在车间门里看到车间冷冷清清没人干活，年龄大些的三五一群扎堆胡侃瞎聊，年纪轻的围坐在车床后边打牌、下棋，还有的闲逛。顾亚洲在车间各个机床前走走停停，站在 C640 车床跟前，跟几个操作者聊了几句。但是更多地是看着机床头放上放着的图纸和生产计划单没有执行，地上的毛坯件依然还是毛坯件没动，他心里有点气愤地问：“怎么没干？”没人理他，他站在那里忍了一会儿气，自言自语又问一句，还是没人理他，他摇摇头，走了。经验告诉他，可能又要出事。

“不干不去，关我屁事，仅有的一点活都不干，还想开支？开熊蛋！钱从哪儿来？连着两天了，这批急着要的件都不愿干。”顾亚洲嘟嘟囔囔一边走一边说，把计划单和图纸都收起来，卷上，倒背着手，向车间办公室走去。

他管不了谁，他的工作是下计划单，下完计划单就没事了，不干不是他能问的。

走到车间的副跨小床子班组，看到胡晓玲的 C620 车床后边围坐着几个女工低着头扎堆打毛衣，乐呵呵地说笑话，他放慢脚步，停在那里，装着喉咙里堵了痰，使劲咳了两声，三四个女工抬头看见

是他，赶快把毛衣藏到身后，装作没事似的，对他笑笑，他只当没看见，也对她们笑笑，女工伸一下舌头，倒也没有害怕他的意思。看他走了，继续打她们的毛衣。

顾亚洲走到黑板前，看了一会儿考勤表，摇头叹息唉了一声：“中国人奴隶性。”这句话他说得毫无来由。无论什么事，看到不顺心，他都用奴隶性来解释，准不准确他不管，这成了他的口头语，因此他常被女工背地喊“奴隶性”。

胡晓玲是小床子班的班长，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一个晚婚的小女子，三十岁才结婚，丈夫在家里是独子，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，眼看三十五岁了，再生孩子，听说对女人身体不利，她心里着急，婆家更着急。因此，这两年，一有闲空，两口子不管白天黑夜，关上门就开始造人。一家人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她的肚肚鼓起来，可是这个不争气的肚肚就是鼓不起来，到了三十五岁，这造人工程突然有了结果——怀上了。一家人兴高采烈地整天像庆祝节日似的伺候她，像伺候老奶奶。饿，怕饿着，冻，怕冻着，干点活怕累着，家里所有的家务都由婆婆、丈夫承包。可是胡晓玲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这段日子车间里没活干，别的女工把毛衣拿到车间来织，她也把没织好的毛衣带到车间。连着两个月，给未出世的宝宝织了五件套小毛衣毛裤，连上小学穿的毛衣都织好了。

“晓玲，你手好快呀，没见你怎么动针，这一件件就那么快织好了。”张荫丽说。

“哪有呀，这小毛衣好戳，戳不几下就戳好了。”

“呵呵呵，还戳不几下就戳好了，叫俺得戳半年，我看看你戳的。”

胡晓玲摊开正在织的毛衣给她看，张荫丽接过来看看，拿起来抖抖，哟了一声，“花形又变了？原来那件不是很好的吗？”

“原来的拆了，换个新样的。”

“原来的那个花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你说的是那个翠绿的吗？那件是春天穿的，这件是夏天穿的，季节不一样，毛衣也要跟着季节变换着穿才好。”

“晓玲真是有心人，我也看看。”其他两个女工要过来看晓玲正织的毛衣，韩润红说：“你这个花型和我的差不多，我那儿子三岁了，去年的毛衣还穿着，我也懒得给他织新的，现在都是买。”

“千针万线织的是爱，织的是情，买就失去意义了。”

“织的买的都是情。”晓玲说，“我是没事干，看你们织，我手痒。”

张荫丽开玩笑地说：“晓玲，这厂里不开支，你干脆给人家加工毛衣算了，你的活又好，织得又快，在家门口挂上个加工毛衣的牌子，保准能赚钱，要是我，我就加工织毛衣卖。”

胡晓玲说：“不用，现在都是买毛衣了，哪还有穿加工的毛衣的，太土了，我这是闲的。再说，我们也不缺钱，老公单位效益好，早就让我在家歇着别来上班了，这零捎着织毛衣的活都不让我干，怕我累着了，我怎么能歇着呢，憋也憋死了，这毛线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偷着买来的。”

“晓玲就是有福，一看就带个福相，生出的孩子也会有福。”

“是吗？我婆婆也是这样说我有福，说生出个大胖小子也会有福。”胡晓玲顶爱听这样的话，嘻嘻地笑着，放下手里的毛衣，一只手放在鼓凸的肚子上，轻轻抚摸着，很幸福地说：“俺那口子说呀，能给他生个大胖小子，他天天把我当娘娘供着。”

“哈哈，把你当皇后娘娘了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顾亚洲听了，兀自摇摇头，回到调度室，把计划单夹在一起，挂在墙上，正想拿本书在那里看，电话铃响了。

打电话的是厂总调度薛普章。

“你的电话怎么这么难打，都打两三遍了，愣是没人接。”

“我去车间了。”

“那批活怎么样了？”总调说话总是直来直去，“总装车间催得急，装配都闲一天了。”薛普章说。

“还没干呢。”

“怎么不干嘛？计划下去两天了，这怎么行？这批活厂里急

着要。”

“急着要我有什么办法，都在那里闲聊。”

“这样不行。”薛普章说。

“不行你就找厂长。”

“我去找厂长？我懒得找他。”过一会儿他又说，“要找你去找，计划单上星期就给你了，到现在没干，耽误了装配厂长不找我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去找，我去。”

顾亚洲生气地放了电话，去了三分厂厂长严寒林的办公室。看到厂长严寒林正跟会计谈着什么，会计高兴得脸上放光，他不知道什么事让她脸这么放光，就坐在旁边的连椅上。会计说：“好，这还差不多，发一个月的全支，今年的中秋节要好好过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快去吧快去吧。”

“欠的八个月的工资呢，什么时候补？”顾亚洲插话问。

“这个月还是东凑西凑凑齐的，还想欠的工支啊。”

“那当然，欠的不补，以后可能就不补了吧。”

“不会不会，现在不就开全资了吗？”

“这个月开全支了？好，好现象，希望继续好现象，如此看来集团还是有办法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，都是借的。”

“借也得有本事借呀，向谁借的？”

“还不是洗总的老同学，这一次又借了五百万。”

“五百万怎么能够？光咱三个分厂五百万都不大够，其他公司呢？”

“这就是咱三个分厂的，领导说了，要保重点，分厂领导和集团领导的工资暂时不发，其他公司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”

“集团总共借多少了？把咱分厂都抵给人家算了。”

“这五百万没借之前，就把厂子抵给人家了。”

会计站在那里还没走，插嘴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，上次借了一千万，这次又借五百万，那要猴年马月能还清。”

“走吧走吧，你快走吧你，先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再说。”严寒

林摆着手撵她走，她脖子一缩，伸了伸舌头笑着跑开了。

顾亚洲说：“再不发工资，工人又要造反了。刚才我到车间转了一圈，车间开始怠工要工资，计划单发下去没人干活。”

“告诉他们，这个月开全支。”

“这个月开全支，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再说以后的。”

顾亚洲没说别的，嘻嘻地笑着，高兴得“嗨”地叫了一声，原地一蹦，去了车间。

开了一个月的全支，大家的脸上有了笑容，三分厂各个车间又开始恢复到以前的生产状态。

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，那几台采煤机的加工很快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又来了十几台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和上个月没有一台相比，也算好现象。

过了中秋节，集团的裁人的计划逐步进行。首先进行的是召开全集团职工代表大会，会议开了两天，经过大家讨论表决，最终达成一致。

集团裁人步骤分为两步：先科室后车间。大科室精简，小科室合并，除了技术、销售等部门基本上不动之外，大楼里所有的科室人员要缩减百分之六十到七十，原则上两口子在一个单位的，只能下去一个。其裁减标准是不唯年龄，不唯贡献，只唯所担负的工作重不重要。行政部门尤其裁得厉害，办公室、工会、组织部、武装部、团委、国际部、宣传部（包括集团报社、电视组）等科室，七部合一为综合部，人员由原来的六十五人裁掉五十三人，剩余十二人负责七个部的工作。裁下去的人人不忿，可是过了几天也没起多大风浪，因为全省乃至全国都是这样搞，况且彭州市的所有企业也即将实施裁人计划，这是大势所趋。有人说，这就看裁下去的人给个什么说法了。

第一步进行完不久，仅仅两个月，五千多人的职工队伍也开始裁人了。年龄放到男五十岁，女四十岁，原则上一刀切，有专业技



术的可以放宽，能用着的实行返聘。集团定下基调，由各个分厂领导掌握执行。一时间整个集团像开了锅的粥，咕嘟着，翻滚着，翻滚又翻滚不起来，只在那里东一堆西一堆叽叽喳喳瞎议论。生产任务又下达不下去了。总调度薛普章从车间外边走过，机床轰轰隆隆空转，却没人干活，铁屑满地没人清扫。听到车间里轰轰隆隆地响，还以为像以前一样干得热火朝天，而实际上都三五成群站在那里闲聊。虽有个别机床在那里干活，大伙也是斜着眼瞅着，鼻子哼哼着，偶尔有人尖叫一声，吹一声口哨，甚至走到车床前说句风凉话：“哟，想当先进呀，下回我选你。”干的人也就不好意思再干了，红着脸只好拿起破毛巾，擦机床，打扫地面铁屑，然后拿块肥皂慢慢地洗手，跑一边吸烟去了。但更多的则是伸着头互相打听上边的消息，有胆大的直接找分厂领导，探问裁减人的问题，分厂领导也是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急什么的，不要急，上边要下文，下了文都清楚了。”这样的搪塞并不能减轻大家的疑虑，各个车间一时间人心惶惶，个个自危，互相鼓动着，只差举着标语到大街上游行示威了。就这样又过了一天，又有消息透出来：所有裁下去的人员，每月工资二百元，这更激起大家的愤怒：“二百块钱呀？吃你娘个头，老婆孩子不说，能养活自己吗？”看到总经理洗杰的车开进厂，有人往车上扔石头，有人在他办公室门上贴纸条，用红笔写上他的名字，在名字上打一个大大的叉，下边画一把滴着“血”的匕首，旁边写着一行字：“不能干，快滚蛋，别他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。”

“暴乱”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这件事让洗杰震惊。保卫部的梁部长看到纸条之后要下去查，洗杰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不要查了，这件事先到此为止吧。”

梁部长知道洗杰的意思，这样的事不能来硬的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各分厂、各车间把下岗人员名单报到集团，洗杰不得不认真考虑，如果这件事情操之过急，真的会引发全公司大范围骚乱，不好控制。前两次工人闹工资，闹到市政府，他就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。爱人姜晓奕是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干部，听到这件事，晚上回家问洗杰怎么回事，工人情绪波动怎么这么大，洗杰把